



後漢書
三



伊 8
1735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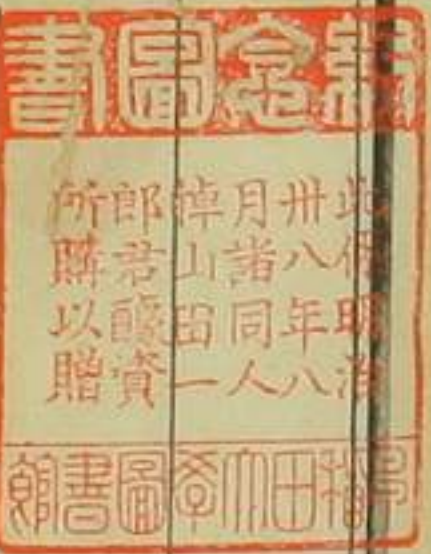


1735
39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



後漢書一

梁劉昭注補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

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

大橈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隸首作數物

一說隸首善算者也二者既立曰比曰表表即曰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

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曰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

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物有多少受曰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筭十筭為一合量有輕重

平曰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二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聲有清濁協曰律呂

三光運行紀曰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

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

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漢興

及右閣 毛氏

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呂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呂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角南呂為羽則微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呂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呂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以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為制

為宮此之謂也

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呂六十律分替之日黃鍾

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呂度調故作準呂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呂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呂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呂圓為形其性動陰呂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呂陽生陰倍之呂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

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

前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

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

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滋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萌於卯振羨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曖於未甲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

又曰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

曰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曰定六十律之

實曰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

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曰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簇為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二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鳥南授爲宮南事商分鳥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減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爲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丙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丙負爲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爲宮否與商質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爲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凌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為宮南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鳥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鳥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鳥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呂考聲列呂物氣道之本也

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

上為術家曰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呂代之準之聲

明暢易達分寸又麤然弦呂緩急清濁非管無呂正也均其中弦

令與黃鍾相得案畫呂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

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呂準調

音者故待詔嚴崇具呂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

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

學呂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呂律錯吹能知命十二

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四不

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

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對上言

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

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
正發太族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嘉平

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

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曰時人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

絕其可曰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

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曰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曰景地效曰

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曰日冬夏

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

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

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

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

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曰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

否則占

易緯曰冬至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

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

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

退則早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 候氣之

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費必周密布緹縵室中曰水為案每律各一

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曰葭葦灰抑其內端

葭葦出河內案曆而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律

月今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

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

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

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律曆志中第二

賈逵論曆 漢安論曆

永元論曆 熹平論曆

延光論曆 論月食

後漢書二

梁劉昭注補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曰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算上為日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已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先是

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訖李梵等綜校其狀蔡邕議云梵清河人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日光十一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恐焉間者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

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寢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曆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日遵於堯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訖梵猶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

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
呂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
其月也卽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呂爲當
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
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穴見勅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
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呂九道法候弦望驗無
有差跌達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達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
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卽令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
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
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
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

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
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
一與考靈曜相近卽呂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
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
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
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呂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
此遂黜也達論曰呂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日
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一得二日
呂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呂新曆十
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呂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
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呂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三得二日又
呂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

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已等齊治曆者方已七十
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
曰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
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
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
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
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
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已二日爲朔故
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
弦望多近史官一曰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
日已上輒奏已爲變至已爲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
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

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
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七也今史官一曰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輿鬼赤道
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
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
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
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巳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巳令太
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巳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
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
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
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已圖儀度日月

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達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呂角爲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呂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呂候是呂少循其事達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呂四分法署弦望月食

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呂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朏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呂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呂其術法上考建武呂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呂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呂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杜預長曆曰書稱曆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評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二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各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二而算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

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學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曰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曰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曰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曰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曰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曰耦法太

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已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子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已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問已爲得正及太初曆已後大爲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

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已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已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已應保乾圖二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

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曰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
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
異正朔曰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
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
者曰備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
禍非一議者不曰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
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
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
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與曰為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
曰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
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

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曰為九道密近今
議者曰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
之名曰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曰非易是上納其
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
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
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
六異課效猶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曰易
道曰河圖帝覽嬉雜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
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
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

後漢志二
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寔過餘分
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曰保乾圖二百年斗曆改憲
就用四分曰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曰庚
申爲元旣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
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夠深致遠案弦望足曰知之詔書下三
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
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曰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
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
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
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
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識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
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

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
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
抄習曰成毫釐毫釐積累曰成分寸兩儀旣定日月始離初行生
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曰九百
四十或曰八十一法有細狃曰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
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曰
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
分恐傷大道曰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
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曰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曰月食
天驗昭著莫大焉今曰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曰來

日變二十事

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二事古今注又長

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

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長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暑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已

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

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

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已羣臣會司徒府議

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

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

議郎蔡邕議已

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已承秦曆用顓頊

元用乙卯

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百有二歲孝武

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

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已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

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

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

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已非漢曆

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已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

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巳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竄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叅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巳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巳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巳酉戊子及丁卯部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巳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巳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

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巳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欵識可與衆共別者須巳弦望晦朔光晃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巳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巳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巳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巳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巳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巳折獄斷大刑於氣巳迂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巳遵於堯巳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巳爲符驗非史

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曰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曰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曰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

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曰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呂七月後閏食術曰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

公乘宗緝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曰二月至期如緝言太史令巡上緝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曰緝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呂十二月食曆曰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曰歲在巳未當食四月恂術曰三月官曆曰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緝孫誠上書言受緝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曰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巳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曰爲三月近四月遠誠曰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曰四月史

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
三月近四月遠食當巳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
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
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
恂術巳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
縣法推建武巳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
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巳百三十五
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巳上減四十一建康巳來減
三十五巳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
巳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
黃道月從九道巳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
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

有差巳生進退故月行并牛十四度巳上其在角婁十二度巳上
皆不應率不行巳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
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巳知其是未差無巳知其失
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
恂術未有獨中之異巳無驗改未失是巳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
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
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
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
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巳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
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巳審術數巳順改易
耽巳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
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

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曰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曰巳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一事曰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巳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巳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巳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巳巳顯項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巳巳讖雖有文畧其年數是曰學人各

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巳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曰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曰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巳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巳巳前曰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曰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鄙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菴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蹟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

律曆志下第三

曆法

後漢書三

梁劉昭注補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
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巳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
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
天成度在曆成日居巳列宿終于四七受巳甲乙終于六旬日月
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
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巳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
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
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
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
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曰實之月曰閏之時曰分之歲曰周之章曰明之部曰部之紀曰記之元曰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曰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曰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

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已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

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

上也顛頂曰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曰授民事立閏定時

曰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義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

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王德之衰也

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酒廢

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

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

紀帝王之壯事是曰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

曰本氣者尚其體曰綜數者尚其文曰考類者尚其象曰作事者

尚其時曰占往者尚其源曰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

是曰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曰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

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曰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
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
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
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
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
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曰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
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
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曰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
為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即是起舍合朔日行
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曰日周
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曰日一周減之餘二十九分之七則

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為一歲之月曰除一歲日為一月之數
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
二中曰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
四氣曰除一歲日為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
之分如法為一歲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
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
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曰一歲日乘之為部之日數也曰甲
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曰二十部為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
後復青龍為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于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三者
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三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洽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干五百六十歲為二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紀還復故曆 紀月萬八千八百 部法七十六月令

章句曰七十
六歲為部首
九歲七閏
月為一章
 部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月令章
句曰十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部日二萬七千七百
 五十九 沒數二十一為章閏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沒法七因
 為章閏 日餘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
 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
 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
 三之二十而一食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
 五十也分終其法因日與部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
 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部會二千五十三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二十五 食法
 二十二
 推入部術曰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

算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日部法除之所得數
 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月食所入部會年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日部會除之所得日
 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日二十除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
 外所日入紀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部會也其初
 不滿部會者入部會年數也各日不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
 年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巳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巳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十二巳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巳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積日巳六十除去之其餘為大餘巳所入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巳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巳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呂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呂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呂閏餘減章法餘呂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呂上亦得一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呂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呂下每呂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呂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部年減一呂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沒不

盡爲沒餘呂通法乘積沒滿沒法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呂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求後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滅

一術呂爲五乘冬至小餘呂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部積月呂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部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呂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部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術呂閏餘乘周天呂減大周餘滿部月得一合呂斗二十一度

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
日部法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
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日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
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日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
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日月周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
滿部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
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
小二十二度二十三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

月在張心署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日部法除朔小餘所得日減日半度也餘日減分即日夜半
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日部法乘之二百
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
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其餘即夜半到
昏所行分也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日月周乘之日二百
除之爲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日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
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巳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巳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為食餘巳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月餘分積月巳章月除去之其餘為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巳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巳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巳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

餘分滿二百二十四巳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閏或進退巳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蓋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巳二十九乘之為積日又巳四百九十乘積月滿部月得一巳并積日巳六十除之其餘巳所會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部月為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巳漏刻課之夜漏未盡巳算上為日

一術巳歲數去上元餘巳為積月巳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

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

推諸加時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日法除之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為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為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為昨夜未晝其弦望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為率日章法乘周率為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為積月月餘日月之月乘積為朔大小餘乘為入日日餘日法乘周率為日度法日率去日率餘日乘周天如日度法為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如部之數與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

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

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

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

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

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
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
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積月九
日餘九萬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
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月一 月
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
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

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巳來盡所求年巳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
積合不盡名合餘餘巳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
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
者反減之餘爲度分

推星合月巳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巳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
得一從小積爲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巳章閏乘
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巳閏減入紀月其餘巳十二去
之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
滿二百二十四巳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巳朔制
之

推朔日巳部日乘之入紀月滿部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

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己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己部日乘月餘己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己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為入月日不盡為日餘己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己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度餘己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己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己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己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己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己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算外後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又加夕得晨

求朔日己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己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己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本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

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
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
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
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
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
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度
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
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
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
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
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

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
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
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
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
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
退六度復留二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
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
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
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
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

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
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
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
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
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
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
而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
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
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

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
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
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
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
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
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

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
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曰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
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半日亦得一而日
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曰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
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具
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曰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曰黃
道日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
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
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四分退一 牛八 女十二二進 虛十三三進
危十六二進 室十六二進 壁十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

婁十二二進

胃十四二進

昴十一二進

畢十六二進

觜二二退

參九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三退

鬼四

柳十五

星七一進

張十八一進

翼十八一進

軫十七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一退

氏十五二退

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

尾十八三進

箕十一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一進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已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已相增損昏明之生已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已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已上已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已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張衡渾儀
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行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蓋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衝各誠採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拘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

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

二十四氣

日所在黃道去極 晷景 晷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冬至

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二

百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 五十四分

婁六半強退 氏七少弱

大寒

虛五度四分進二

百十一大弱 丈一尺 四十六分 五十三分

胃七半強退 心半退三

立春

危七度二分進二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 五十一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退

雨水

室八度二分進三

百一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分

參六半弱退 箕六弱退

驚蟄

壁八度三分進二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分 四十六分

井十七弱退 斗少退二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少強 五尺一寸五分 五十五分 四十四分

鬼四 斗十一強退

清明

胃七度七分退二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一分

星四大進 斗七半退

穀雨

鼎二度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三尺一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分

張十七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六度三分退二

七十三少弱 二尺一寸二分 六十二分 三十七分

翼十七大進 女十一少弱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分 三十六分

角六弱 危大弱

芒種

井十度三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分 三十五分

亢五大退 危十四強進

夏至

章句曰夏至之為極有三意焉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十二少弱 室十一少弱

小暑

柳二度七分退三

六十七大強 尺七寸 六十四分 三十五分

尾一大強 奎二大強

後集卷三

大雪	小雪	立冬	霜降	寒露	秋分	白露	處暑	立秋	大暑
斗六度一 分退三	斗六度二 分退三	房四度十 九分退三	氏十四度十 三分退一	亢八度五 分退三	角四度 三分退二	軫六度二 十三分退二	翼九度十 六分退二	張十二度 九分退一	星四度三 分進二
百十三	百十一	百七	百二	九十六	九半	八十四	七十八	七十三	七十
大強	弱	少強	少強	少強	強	少強	半強	半強	二尺
丈二尺	丈二尺	丈四寸	八尺四寸	六尺八寸	五尺五寸	四尺三寸	三尺三寸	二尺五寸	六十三八
五寸	四寸	二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三分	三分	六十二分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八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五	五十七	六十二	六十二	三十七
五分	七分	二分	三分	六分	二分	八分	二分	三分	三十七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一	四十九	四十七	四十四	四十二	三十九	三十七	三十七
五分	三分	八分	七分	四分	八分	二分	八分	七分	二分
壁半	室半	危八	虛六	女七	牛五	斗十	斗十	箕九	尾半
強進	強進	強進	大進	大進	少	少退	少退	大強	弱退
軫十五	翼五	張五	星三	鬼三	井十六	參五	畢三	胃九	婁三
少強	大強	大強	大強	少強	少強	弱退	大退	大弱	大退

易緯所稱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 冬至暑景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早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 小暑暑景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暑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為耳 大寒暑景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先大暑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喘腫 立春

暑景長一丈一尺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燥疾疫 雨水暑景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蔽 驚蟄暑景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嚏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腫 春分暑景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早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 清明暑景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洞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暴死 穀雨暑景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多病疾瘧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 立夏暑景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早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噬喉痺 小滿暑景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國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瘰癧 芒種暑景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 夏至暑景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暑景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臃腫 大暑暑景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腫痛惡氣 立秋暑景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為災來年黍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 處暑暑景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暑景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瘧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暑景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膈痛 寒露暑景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痲癩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痰熱中 霜降暑景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太耗年多大風人病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脇支滿 立冬暑景長一丈一尺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水脚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小雪暑景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脚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為多病肘腋痛 大雪暑景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應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

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
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
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
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
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
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
一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蔡邕分
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志

中星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
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弱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
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
為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
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
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
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識緯遂開治亂此之為
弊亦以其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
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
逮太初二三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濶更以
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
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
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
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日五三迄于來今
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日丁丑王莽之際
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日為上元太
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
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
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日辨曆者得開其說
而其元數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日疏密課固不
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

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是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日備一家

蔡邕成邊上章曰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輪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項息舍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罪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初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其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愴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摺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

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璇檢會日月

律曆志下第三

西川中鳳臺氏

後漢書三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禘 養老 先蠶 祓禩

梁劉昭注補

後漢書四

夫威儀所由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曰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雖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曰祭日日有變割羊曰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絳

曰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木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繫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

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口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

後漢書

已下皆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
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曰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禮畢次
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舊有上
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
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甸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
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

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

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不

行之禮樂闕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

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

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

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

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

神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爪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

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

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

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

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

耐上陵禮亦如之丁字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各耐酒因合

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

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瑋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二尺以上

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

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

市侍上熟 乃祀之 後漢志四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

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

紼而齋地巨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

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巨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畜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承與天無極

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

王公巨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更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

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 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

未盡八刻初納于寶周官注曰納享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 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

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巨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

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躬耕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宰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置也三曰聞之于孫躬知稼穡之難難無違也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巨

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未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完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案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

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案盛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

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

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案盛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

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

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案盛應劭

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其若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贊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炎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陸陸也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炎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種陸陸也

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

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已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禘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

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禘祀上帝于郊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禘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鞬弓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矢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嘗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嘗於臺上有飛燕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為禘官嘉神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三牲請于於高禘之神居明禘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為古者有媿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東晉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二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馮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綬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裏輪供綬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各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輶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一人補四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郡縣道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

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如知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篪組皆如士制

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

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

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

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也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

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且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

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

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

答拜中典謬從鈞議明日皆詣闕謝恩已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後革之深得其意

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字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流大將軍妻參乘大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闕

戰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黃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

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祭祠先蠶禮曰少

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

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不得以作巾絮而已

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

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

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

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鴈遂成曲水韓詩

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禊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

為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禮儀志上第四

後漢書四

禮儀志中第五

立夏 黃郊
請雨 立秋
臘 臘會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案戶 大儺

桃印 祠星
後漢書五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呂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宗與婦謁盛與苞首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各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

及古周 毛氏

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阜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

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繪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僅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猪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曰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繪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飽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庭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

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鯀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

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

也入市

如故事

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玄曰聖赤草染羽為之也早曠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

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繫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

禱賽呂少牢如禮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人厭勝之法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

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丁字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為某丁字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勳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尊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又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皇帝為公與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

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

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

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

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

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聞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

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華與殷姜任母

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昭耀德冠後

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小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絃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

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填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

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

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卿侯覽長跪

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好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

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

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亦絃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憚其禮曰朱索連

葦菜彌牟朴蠱鍾曰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曰施門

戶代曰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莖言氣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葦莖有叢呂氏春秋曰湯始得

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

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莖者交易陰陽代與者也殷人水德曰

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

用之故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曰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

除之也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後漢志五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呂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呂薦陵廟其儀乘與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呂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勃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

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開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呂賜武官漢官各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匹武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四匹武官倍於文官武

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蹋踞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奇戎事之教

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開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音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鞞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交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

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立春遣使者齎束帛呂賜文官漢官各秩曰賜

司徒司空帛四十四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京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四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臘白幕

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實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呂玉杖舖之糜粥

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呂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

星于城南壇心星廟立冬之月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阜迎氣於黑郊禮畢皆

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
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
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
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
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
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
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
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
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
為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
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

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巨聽之太史
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已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
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
正德立命八能士曰已次行事間音呂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
為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五闕皆音呂竽樂叶圖
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擊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

太史令各板書封已阜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

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已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

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

賜陞者已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糜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也

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項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便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

黃門子弟年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阜製

執大鼓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瓦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儺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

行之冗從僕射將之已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

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

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飶腓胃

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京東

賦曰捐魍魎新獮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魘於神潢殘夔魘與罔象殪壅仲而殲游光注曰魍魎山澤之神獮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魘罔象木石之怪壅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獮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臚堯曰獮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呼周徧前後

省二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儺子

合三行從東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

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于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百官官府各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

後漢志五

巨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桃梗鬱備葦芟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

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備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備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備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鷲牲食魑魅者也葦戟桃杖巨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巨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丑

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巨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巨角抵樂闋罷遣勸巨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

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魂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巨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

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贊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

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役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巨上

殿稱萬歲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

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

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擐矢陛戟左右戎頭偏脛啓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郭曰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

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天子樂典郊廟上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禮儀志中第五

終

魏三屯園

後漢書五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梁劉昭注補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以玉爲襦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諸侯飯以珠哈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

槃冰如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

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

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蓋皆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

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

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

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

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

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

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

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曰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

宗室婦女曰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

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二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

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為開渠為眉琮璧琮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

琢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琢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

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衽小腰太常上太

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

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

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曰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

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曰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

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

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

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

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

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 佐

史曰下布衣冠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曰葬大紅十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禮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

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

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曰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

巨葦席巾門喪帳皆巨簞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

太僕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

緹帳巨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漢舊儀儀畧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階車石外方立先閉劔戶戶設夜籠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潤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

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曰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并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

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極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殿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擴穿地中也方良用兩也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輿閭兩

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

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

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曰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曰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

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

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

簋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簋者種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

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鄭玄注屑黍飴載

巨木桁覆巨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巨木桁覆巨功布瓦

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短衛鄭

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豆

八簋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

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罇郭璞注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篋

壘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

後漢志云

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不用也生時鏃矢金鏃凡為矢五分奇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鏃也

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知策用此書也

夕曰陳明器以

西行南端為上

類也其容蓋與簋同

鄭玄注既夕曰

黍稷之屑

鄭玄注既夕曰

鄭玄注既夕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

于戈各一竿一甲一胃一

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竿矢箠

輓車九乘芻靈三

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

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

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

升瓦飯漿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

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

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

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紫巾廣袤

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

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

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人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竝聲騎皆從容車玉帳下

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已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

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

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

耐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

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

垣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

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

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

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纖醴服畱黃冠常冠近臣及二

千石已下皆服畱黃冠百官衣早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已

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

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

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

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

步

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二十五項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
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
封田三十一項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
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十三項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
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一十四項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
項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
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
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項五十四畝因寢殿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
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
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
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
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一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畧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
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若燒取玉柩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葦為我戒不亦明乎臣耶案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
下家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畧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
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

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
無動莫如無利藏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茲寇之變豈不
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
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
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
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
其視萬世猶一瞬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
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
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
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
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能
禁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
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
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
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
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大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

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嘉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

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樞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已篋箚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已下坎侯漆丁字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已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已上達大斂皆已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

禮免經去杖不敢已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

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已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已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已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干石已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簞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羣臣躋廕服如儀主人如禮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禮儀志下第六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後漢書七
梁劉昭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已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已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已來所修用者已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春秋係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祭告

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已祖配天地共犢

餘牲尚約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園丘象天方澤則地園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齋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耳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族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

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園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碎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列望亞列望外徑四十四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上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其文曰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

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白像紫宮有四通道曰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陸五十八齎合四百六十四齎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齎合三百六十齎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

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
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曰爲漢
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已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
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
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
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
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
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
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群臣僉薦蘇考績不成九
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
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帷帳高皇帝祭天居堂下
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

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
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
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篔簹率一席
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位
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各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
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案寡與其居向季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
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
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
封者增天之高
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莫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
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各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
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
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
定群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秋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
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

後漢志

代之編錄

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墉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

言三月上幸魯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瑩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維他各水如此者沈珪瑩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瑩不滿百里者不沈

過泰山告太守臣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

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

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各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朶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

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識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群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識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

三十六事傳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初孝武帝欲

求神僊呂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

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呂方士言作封禪器臣示群儒多言不合

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

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

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

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

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

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

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

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宜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詔曰昔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

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

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益檢用金縷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呂上呂刻書上呂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呂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呂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呂明天意遂

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呂印工不能刻

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

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

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蓋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惟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人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籬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靚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竄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蒼蒼若自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捍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頓頓地不避溼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陸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水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

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陸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

故為五嶽之長耳望秩於山川

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大夫伯

子男

班于群神

孔安國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台之望賢皆祭之矣

遂觀東后從臣太尉憲行司徒

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

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奉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孳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呂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呂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呂匹庶受命

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呂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

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注曰同音

律也度丈尺量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

斗斛衡斤兩也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

二牲范甯曰羔雁也卿一死雜也士贊范甯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

更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

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呂承靈瑞呂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

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

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呂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

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

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烟正北也諸王

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諸

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呂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

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

臣呂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

呂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尚書令

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呂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

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

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

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

于寶周禮注曰對舉曰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

山手中觀休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

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

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

封禪儀曰騶騎二千尚書令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

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青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

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

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

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橐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

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巨特告至高廟 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 太尉奉匱巨

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

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乘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

地之性也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明堂 碎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後漢書八

梁劉昭注補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宮之制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葺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碎雍 白虎通曰碎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碎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碎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碎雍也王制曰天子碎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記禮運曰天降甘露於王宮王者欲觀乎天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觀因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際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黍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碎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敘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碎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

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幸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係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季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係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係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係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

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舍奠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佾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賦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賦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幸經曰幸梯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者則曰明堂行梯者則曰太學故幸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遷呂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

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

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二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

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
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陞駸
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
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
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秀經云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

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
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已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
之兆自永平中已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
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
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

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已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縵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

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

郊九里因全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已一特

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園射牲已祭宗廟名曰驅劉語在

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

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

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執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三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于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

鐵釜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

群祀宜享祀者

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季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登嫌同辭其義一焉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

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

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

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

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

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

臺十二門作詩各呂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呂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呂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卻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秦尚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禮六宗者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卻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大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

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於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北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五嶽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群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禩巡於四方觀諸侯歸格於祖禩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禮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旋幾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

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地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蓋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敬社稷等祀祭之言也實遠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煇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煇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

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祭祀志中第八終

魏川生鳳

後漢書八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范曄

後漢書志九

梁劉昭注補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至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呂正月夏呂四月秋呂七月冬呂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呂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季宣皇帝呂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呂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呂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

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尊卑之義呂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呂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呂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呂合祭高廟為常後呂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鉅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鉅器每半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几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群臣皆皆手在陛叩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儼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監侍中以中奉禪酒從帝進拜謁贊贊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群臣皆拜因賜昨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字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季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風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嘉薦普淖醎醢豐本明粢醪用薦耐事於恭懷皇后尚享報駢賜

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

崩明帝即位呂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

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
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
廟儀及齋今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
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
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功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季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
四海季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季武皇帝功德茂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季宣皇帝制盛
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與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
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
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
武功樞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
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
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
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
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識攸唐之文休矣惟德昭射協同本支百世永
存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 呂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

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季章即位
不敢違呂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

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先帝

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念以為雖於八政勞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
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
季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合食於世祖廟如季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季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季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合食於高廟昭德
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季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
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
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狼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
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
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
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給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
見樓稱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
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給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
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季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
而供
章帝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
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
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呂竇
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

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呂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呂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呂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呂自建武呂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呂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順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約顧念萬國本無製新玩好不飾坐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季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始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呂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呂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呂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

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祿乃祭之有禘亦祭之始于始祖之廟禘則迎主出陳于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呂和帝呂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季文武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存宣尊崇季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季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主簿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復興廟稱世祖季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季章皇帝至季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季明遵述亦不敢毀季和以下後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呂為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呂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呂藏主呂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呂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呂來關西諸陵呂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呂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

陳嚴具 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章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季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季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土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各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

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一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雷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雷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 **季經** 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立不拜也 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備陰陽穀之貴者 秋夏乃熟歷四時 平九土故祀呂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呂上祀呂爲稷至殷呂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 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奉黍正官稷后稷配也 文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天下
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
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
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眾矣郡縣置社稷太守令
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呂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
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眾後荀彧問仲長統以
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
今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
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
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
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
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穀以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
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家庄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
言土尊故以為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
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
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擯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
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
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
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
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
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

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
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
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今記附食宜明其微祀國大事不可不
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
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
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昌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
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
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字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
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
四官爵俸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今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
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
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既句龍為土配比其輕
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國家亦
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韋昭曰
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今天下立靈星

祠三輔故事長安城
東十里行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也舊**

說星謂天田星也張晏曰農祥
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

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
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

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呂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呂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呂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憤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呂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呂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呂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呂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群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

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呂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

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呂祭而巳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

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呂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呂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

告師天遞以相感若此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

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

後漢書

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曰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祭祀志下第九終

後漢書

卷九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三 光武十二

後漢書十

梁劉昭注補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
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
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
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
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
牂牁辛亥為廣陵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丙戌
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
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
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
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巳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

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州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東遼西為五原雁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王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

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璣玉衡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

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茂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呂佐時政步變擿

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呂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字大

角大角呂亡有大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與景

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呂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

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呂參

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極建武已後星驗者

明以續前志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呂顯天戒

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

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迫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與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為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有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御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

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
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
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
水精為漢漢用于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
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
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玩魚
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
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
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
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
大呂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
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
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緣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
方於中天地同明絲明瞻闇闇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
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
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
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
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
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宜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
則留回留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觀于東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于西觀于西屬陰日
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
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
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奴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

言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
所遺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
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
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獨不
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
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
變彗孛占驗著
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

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

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

蔽或謂之彗星所孛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鈞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也

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筴
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
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
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
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破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
誅戮如仇讐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類彗也似匪同

為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

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群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曰示富彊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曰撞城爲雲車高十丈曰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己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袁山松書曰怪星書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是時光武

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澠水死者委積澠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曰虎爲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闢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曰更始入長安赤眉賊

立劉盆子為天子皆巨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

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

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流星為

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

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四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

十二月巳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

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

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

卒三萬人乘船沂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

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

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

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滅

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

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

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呂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

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

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巳未小星流百枚呂上或西北或正北或

東北二夜止

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

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已上四面

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

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閭與軍下曲陽臨平呼沱已備胡

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

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已東已

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

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昂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

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郊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昂炎長三文韓楊占曰在昂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

宮韓楊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

穢昂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

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昂

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已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

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

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

之象也

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

元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已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

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災作彗彗所已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

藩除宮之象

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後三年光武帝崩主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三十一年七月

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

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

半度十月巳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火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鐵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郊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

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後漢書十

西川宅園氏圖

天文志中第十一明十二 章五 和二十三 鳩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後漢書十一

梁劉昭注補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

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

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為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

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

見七十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

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

芒東滅見至五十日郊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群臣有吞藥死者又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

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

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

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

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

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

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

星守房良馬出殿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為貴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

坐與阜陵王延交通逆謀自殺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

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郡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呂武威太守傳奇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及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二月九日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二度

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具在參三月戊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

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水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邠前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

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鋪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

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

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頻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

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棓為兵太微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

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

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
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
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
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
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四月丙辰有流星
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
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
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紫星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

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

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
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
弟婿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
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
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
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
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

甲戌月乘歲星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

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為水石氏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

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為大將將

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七月壬午歲星犯

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

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

東井閏月巳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南稍有光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

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

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

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

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減色青黃有光二月癸

酉金火俱在參

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早太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戰伐國也

戊寅金火俱在東

井郗萌曰熒惑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

春秋緯曰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

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

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

雜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

十二月巳

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兵大起

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

雜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

十二月巳

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

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

古今注曰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

大如拳起婁

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

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

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

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

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

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

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

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

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鄰萌曰多蝗蟲十月

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

從紫宮西行至昴為趙興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

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

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

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

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古曰太白守氏國君大哭流星起斗東北

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其年遼東貊人

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大人憂今古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

之為反臣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

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惔閭皆已

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臣誅

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驍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乙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巳亥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與

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

蒼白太白晝見為彊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

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昭

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

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

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

指上階星癸酉大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

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賊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太白入輿

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豈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合學曰陽弱辰逆大白經天注云陽弱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

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巳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巳亥在虛危南至胃昂郝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

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

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間食貴乙未太白晝見丙上

歲星入輿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郝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飢死者無數

後漢志十一

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

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

巳巳辰星入輿鬼中

郝萌曰以

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

五月巳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

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

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

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

輿鬼中

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荆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

丁卯鎮星在輿鬼中

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

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

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

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

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

星占曰不一昂畢

后兄車騎將軍鶻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

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

二年八月巳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

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邾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

五月癸

丑太白入畢

邾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又曰有中喪

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

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畢

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為

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

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

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廚監

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己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徒

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

葉崩閭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閭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

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邵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誠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斃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舉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字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槍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入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了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今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弊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

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

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月夏熒惑守氏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

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

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

桓親漢都尉戎末痲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

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呂馬牛起兵馬牛

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古

永和二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太星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帝黃

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

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

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

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子

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

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

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為大

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

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達遷政陽

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

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達等

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

征西將軍馮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

征西將軍馮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

經曰不替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曰早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

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

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卯月犯軒轅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

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

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達遷政陽

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

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達等

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

征西將軍馮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

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
八月巳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惑犯入之為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

都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

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

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

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大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營室者天子常宮

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
孝順帝崩昴為邊兵又為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劫清
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為天子嵩不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

文蒜呂惡人所劫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
井輿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
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
為後宮其後懿獻后呂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

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二年正月巳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

辰星犯輿鬼

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十月甲申太白

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

帝崩孝冲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巳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

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

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
帝為梁冀所鳩崩

